

典藏再發現

遙望江頭無限水

那些年的張福英與林景仁

文 | 莊怡文 · 圖 | 臺文館

Gazing Over the Endless Waters: Moments in Queeny Chang's Marriage



林景仁與張福英合影

2017年《娘惹回憶錄》中譯本出版後，「娘惹」張福英的故事再次引起熱議。張福英（1896-1986）本名張馥英，南洋橡膠大王張耀軒之女，張耀軒為印尼華僑社會極具影響力的巨賈，祖先來自華中、再徙閩粵與南洋，張耀軒十八歲時僅攜帶十銀元就自汕頭來到印尼，從雜工做起，累積財富與名望，終成華僑地方長官。張福英出生時，張家已成一豪門貴族，她接受了多元的教育。豪門聯姻多半以利益名聲為重，張福英十三歲時，已由她伯父安排婚嫁對象——板橋林家長子林景仁。



張福英與丈夫林景仁，攝於他們的第一棟房子。

不過，對此，張福英毫不知情，16歲的她愛慕一位檳城男孩 Wan-hoei。郎有情，妹有意，檳城男孩透過張福英弟弟華龍捎信給她，內容大略是：Wan-hoei 知道張福英和他人有婚約，所以請她和自己私奔。母親搶走信件，張福英哭得肝腸寸斷，她同父異母的姊姊 Song-jin 告訴她，三年前她已和一位中國男子訂婚了。因為林家會幫過伯父一個大忙，為表示感謝，長輩決定將張福英許配給林景仁。她為了讓父母開心，接受了這個決定——她的青春生活原一路幸福平靜，現在卻因破碎戀情、政治和陰謀詭計而複雜起來——該是長大的時候了。

婚禮前不識也未見，張福英形容她初次看見林景仁的感覺：「我偷偷看我的伴侶一眼。他長得不高，這是事實；但他五官端正，右臉上有顆小痣，嘴唇薄，鼻子很高，鼻子上方的雙眼還給人一種嚴肅感。他親切友善、尊嚴高貴，而且舉止也很文雅。」

林景仁說福建話，張福英說的是混雜馬來語的客家話，起初溝通不甚順暢。身分背景、文化與語言迥異的兩人，在新婚夜後稍

微熟悉。少女張福英心想：「白馬王子找到了心愛的公主，從此以後，他們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不曉得他們一開始，是不是也是兩個陌生人？我對自己笑了起來，從沉思裡抬頭，只見丈夫正對著我笑。他是在想同樣的事，還是在默默地笑我呢？」

新婚第三天，新娘父母為新女婿設宴。那晚林景仁全身酒味入房，張福英將他推開，她很生氣，不知為何就哭了。隔天早上，林景仁見張福英雙眼浮腫，輕吻她的眼睛，為昨晚的行為道歉，保證以後不再喝酒——「我不會再讓這對寶貝眼睛哭泣了。」他悄聲道。可見兩人雖非戀愛結婚，然而正慢慢培養感情往更為融洽的婚姻生活邁進。甫告別殘破初戀而成為人妻的張福英，似正開啓她的幸福人生。

然而，在《臺灣文獻匯刊》中卻見張福英寫給公公林爾嘉的信件，說明想要離婚的決心。1931年1月，林景仁與張福英返中後，張福英自上海寫信給林爾嘉表明心跡：



媳福英叩稟：

廈江拜別後，一帆風順，早安抵滬，本擬即時赴京，但遇新年，故緩期至今。淞江氣候凜冷，媳已冒風寒，連日臥床，不勝氣悶。忽然一身，千思萬想，無處寬懷，獨自拭淚耳！人生快樂無幾，滄海桑田，世景也何足慮？媳此次奉侍大人回國，首以報阿姑昔日慈愛之情，次則隨侍大人到家中了，媳平日所願也，今媳與夫子已無夫妻之愛，做一對假夫妻，媳真不願違。奈何無緣偕老，恩情至此而已耳，媳大過出此妄言，但想亦不出於人情，千萬望大人寬赦也。媳到京何如，再修函稟上。冬寒祈禱加意寶重玉體。專此專請并頌

金安。

媳福英謹稟正月3日民國20年
(底線為筆者自加)



張福英歐遊返後，約是其婚姻將邁入二十年之時，為何張福英有了離婚的念頭呢？

在學者余美玲與板橋林家後人張泉的研究中，都將關鍵指向了林景仁「花心」一事。而在《娘惹回憶錄》中，張福英亦提到三次林景仁的不忠事件。1920年後的花邊故事張福英未提，然而研究者多半提出相關證據說明林景仁「持續花心」。

1931年正月張福英留下此信後，林景仁四月北上盼大展鴻圖。王國璠記載林景仁1931年4月到了上海後，又輾轉到了杭州、南京、北京，1931年9月抵河南新鄉，《板橋林氏家傳》收錄兩首寫於1931年9月的情詩〈南京別福英〉：

別緒離分苦與辛，無情天地有情人；
再生誓化孤山石，長守梅花不斷春。

1 | 2 1 張福英林景仁遊歐時與鴿群合照
2 張福英和林景仁合照（時張福英懷孕）



勳業舊曾經鄧禹，霸才原不慕陳琳；
祇應碧海青天月，長照從軍蕩子心。

第一首詩表達他與張福英別後離情。第二首詩末句「長照從軍蕩子心」，說明林景仁此時一人於河南拚搏、於異鄉念妻，然而其生命重心與關照處可能多在於他的新工作。

根據王國璠的說法，林景仁原先與張福英一起自杭州至江寧，後到北京，再到河南新鄉，擔任豫陝晉邊區綏靖督辦劉鎮華的上校參議，與張福英別於江滬。按時間、蹤跡與地理位置推測，兩人應在江蘇、南京一帶分開，張福英未與林景仁一起至北京與河南，因此到了河南，他即寫下〈南京別福英〉。林景仁於9月9日至豫陝晉綏靖公署報到，晚寓中山圖書館，苦熱不能眠，故得此詩。此詩乍看之下與一般情詩無兩樣，然而若能對照上段張福英於同年初寫給林爾嘉之書信、再對照下引張福英回贈之詩〈和蟬窟主人〉，可發現不尋常處：

1 | 2 1 張福英印尼原住民圖案之紫底綠黃直條紋背心
2 張福英手織紫色毛線編織鞋

廿載追隨歷苦辛，何因竟作薄情人；
梅花原是多清福，一夜狂風滿地春。
因緣以杳情猶在，遊子焉能憶秘琳；
遙望江頭無限水，一時都是別離心。

林景仁前詩雖題〈南京別福英〉，但整體內容多表現其對於時局與新工作的抱負與期待，而張福英的回贈詩作倒是明顯表現出她對感情的看法。呼應林景仁詩首句所謂「當下分別之辛苦」，張福英認為這二十年來在這段感情婚姻中她追隨更為辛苦，丈夫「竟作薄情人」。「遊子焉能憶秘琳」後張福英自註說明「余家藏書數萬卷，曾相約終老斯城」，「斯城」可能為張福英家鄉棉蘭。可見她雖提了離婚，仍懷有舊情，因此最後一句以「一時都是別離心」心碎作結。

不久，二戰爆發，日軍1938年登陸廈門，人在南京的張福英不得不再回廈門婆家，改避香港，再撤回棉蘭，她與兒子林桐一同生

活，而林景仁於 1932 年起一直於中國東北流徙。

張泉與王國璠認為林景仁後任職於滿洲國是迫於生存而不得不的選擇，《板橋林氏家傳》收錄林景仁 1932 年 11 月所寫之〈客居雜感次杜少陵秋興八首元均〉，借用杜甫〈秋興〉八首之象徵，表達自己愛國思鄉的心情。此外，臺人好友魏清德往遊哈爾濱，林景仁與其見面時，書「國破山河在」五個字示清德，臨別時又云：「余爲衣食而事於康德帝耳，非效忠日本」。1940 年 2 月 19 日，林景仁因肺癌病逝於新京（長春），結束其戲劇化的一生。原來，1931 年南京那一別，就是林景仁與張福英兩人今生的生死一別。

參考資料：

1. 張福英幼年至新婚生活部分，綜合整理參考自張福英著，葉欣譯，《娘惹回憶錄》（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7.08）。
2. 張福英寫信表明欲離婚至林景仁北遊經歷部分，綜合整理參考自莊怡文，〈「一劍風塵歲月艱」：從林景仁《東寧草》與《救國特刊》試論其政治意識〉，《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9（2021.06），頁 39-68。

莊怡文

高雄人，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現任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文學、日治時期臺灣文學與文化、臺灣古典文學。

捐贈芳名錄

本館按文物捐贈入館時間順序，持續於本刊中刊登前一季的捐贈芳名，以記錄各捐贈訊息。另本館亦收獲各作家、學者、出版社、民眾，捐贈臺灣文學相關圖書，充實本館圖書室，嘉惠民眾及研究者良多，本館另致謝函，不在此備載。並懇請各方繼續惠贈。本季捐贈芳名如下：

| 捐贈人 | 捐贈概述 | 入館時間 |
|---------|---|-------------|
| 乜寇·索克魯曼 | 布農語繪本校對稿 1 件 | 2023 年 11 月 |
| 孫大川 | 書法作品 4 件 | 2023 年 11 月 |
| 高鼎堯 | 高懷清相關照片 1 批 | 2023 年 12 月 |
| 張錦郎 | 珍本書刊 1 批 | 2023 年 12 月 |
| 柯榮三 | 臺灣新聞日文版 1 批 | 2023 年 12 月 |
| 李秀 | 個人畫作 2 件 | 2024 年 01 月 |
| 鄭清山 | 其父親鄭偉聲所藏書刊《東方少年》、《模範少年》、《學友》、《拾穗》等雜誌及早期兒童故事集等 1 批 | 2024 年 02 月 |